

特别策划

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艺海扬帆 巾帼风流

三月春暖,花开时节,我们即将迎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节日前夕,我们特别推出本期策划,刊发吉安市书画展中的一组女书画家作品,选登3名女篆刻家作品,介绍清代一件罕见的女文人信札以及女作者笔下的金石家鲁迅,藉此向广大女同胞道一声祝福,向身边的每一个“她”表达敬意!
——编者



女书画家作品选登

□ 马于强 文/图

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书画美术作品展近日在井冈山大学图书馆一楼展厅举行。此展由该校联合吉安市书法家协会共同主办,共展出书画作品76件,其中美术作品38件、书法作品38件。展期至3月1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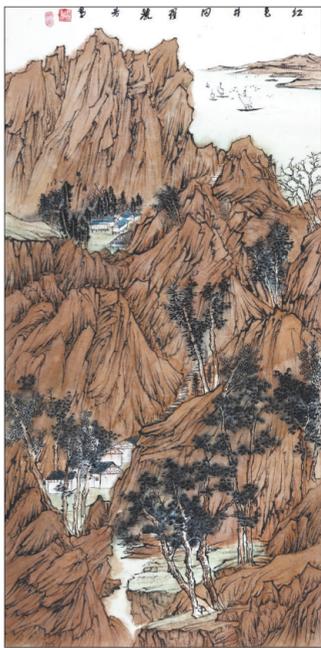
这些展出的作品,是从吉安市书协举办的历届全省书画大赛中精选出来的女性作者作品。书法作品涵盖篆、隶、楷、行、草等多种书体;美术作品有国画、油画等多个画种。作品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形式多样,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的光辉成就,展现出女性作者的心气与审美追求,极具美感与韵味意趣,抒发了她们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融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的作品,读者从中领略到信仰之美、奋斗之美、自信之美。

参展作品的女作者来自全国各地,其中不乏活跃于当今书画界的中国美协或书协会员,艺术水平较高。巾帼不让须眉,在艺术创作中同样得到体现。

(图片均为展览作品)



国画《红色记忆》蔡慧丽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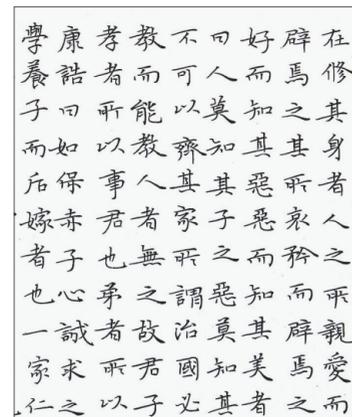
国画《红色井冈》罗丽芳绘



国画《石竹图》冯纯和绘



隶书《欧阳修《梅圣俞诗文集序》》李英英书



小楷《大学节录》(局部) 陈珍珍书

篆刻园地



《能顶半边天》
邹艳华刻



《一人知己足平生》
刘丽娜刻



《碧玉阶前莲步移》
刘静刻

艺术史话

鲁迅倾力金石研究

□ 王东梅

鲁迅是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然而,他在金石研究领域的重要成就却鲜为人知。

鲁迅在小说集《呐喊》的《自序》中,讲到了当年住在北京“绍兴会馆”的生活:“S会馆里有三间屋……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

鲁迅一生历经千辛万苦,以个人微薄收入,共搜集到6000多份石刻拓片,其中包括石碑、石阙、石刻画像、石碣、墓志、摩崖题刻、石刻造像以及砖瓦拓片。按年代划分,汉至隋六朝的居多,唐宋以后的少。

自宋代以来,历代均有人对刻石文字进行搜集研究,也有著述,但数量和完整程度均不及鲁迅。

从1912年到1926年,鲁迅居北京,也是他搜集和研究碑拓的主要阶段。他经常去琉璃厂各家碑帖店购拓片,还将自己所寻的碑拓定出范围,开出目录,请老板们代为搜集。

在广泛搜集碑拓的同时,鲁迅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他当时计划:除通过碑拓文字研究古代的思想文化外,还拟编写一部《中国文字变迁史》,因为仅据六朝石刻,就已充分显示中国文字由篆至隶、楷的历史,诸多文字变迁尽在眼底,可以寻出大量例证。此外,他还想编印一部《汉画像集》和一部六朝碑拓的文字集成,以补历代有关著录之短缺,纠正一些错漏,实现保存民族文化遗产的宏愿。

然而,由于当时的形势所迫,1917年以后,鲁迅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新文化运动中,研究碑拓则退为其次。尽管如此,他还利用业余时间,抄录碑刻,详加校勘,且成果丰硕。

1987年由北京鲁迅博物馆与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鲁迅辑校石刻手稿》,是鲁迅所拟编录的六朝碑刻文字集成,总计已录795篇,其中包括碑铭文字260篇,造像题记343篇,墓志铭192篇。这些手稿,均用宣纸墨笔书写,字大如豆,其中许多碑刻还曾描摹原碑的书写字体,残缺之处填上方正的缺格(即画上“口”),甚至有些断裂之处,连断边也按原状画出裂痕,并且写出断笔残字。这部手稿不是简单的抄写,而是经过了鲁迅艰辛的校勘与研究,譬如,对难以辨认的残碑断拓,每张都要拿起来映着日光一笔一画地寻找字迹。

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精力,鲁迅计划的《汉画像集》《中国文字变迁史》终未编成,只留下了大量精心选定的汉画像拓片。然而,仅以这部《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以及几千份遗存碑拓,也足以体现鲁迅在金石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信笔写来亦不凡

——新近发现的一通清代女文人信札赏析

□ 陈米欧 文/图

笔者近日见到一通两页信札(如图),只觉得书法写得漂亮。边赏读也边感叹:清代能写一手好字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慢慢地细品之后又发现,此信札有大异寻常之处:这竟是一晚清女文人写给一后来官至布政使晚辈的一封信。信札收藏领域中,信尾留“顿首”谦辞的比比皆是,然这一件却没有“顿首”,而是另一谦辞“检枉”,实为罕见。

这封信没有留下书写者身份,只是通过信尾落款文字断定其为一女性。“愚归安定清何氏检枉”,“归安”为当今浙江湖州;“定清何氏”是书写者的名姓;“检枉”,即拉起衣服下摆的角,为古时女子行礼。

收藏古字画的藏家都知道,清代以前的古人信札能留下来的,作者往往都是有身份的官员,即进士、举人出身;而女子不可能有功名,所以地位往往不高,名头小,能写信的也少,能留传下来的

则更是罕见,因而显得珍贵。

此信札为红色纸,从纸张的老旧程度等特征,以及信中上款人官衔等信息推定,年代最晚也在清代末期。此信札书法写得极为娴熟、老辣,楷、行、草书相杂却显得极为和谐,笔笔精到,无一懈怠之笔,全篇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实为精彩之作。通过此信札可见,古代才华出众的女子,笔下功夫也丝毫不逊须眉。

在这封信中,对上款人称谓是这样的:“花农贤甥观察足下”。经过比对写给这名上款人的其他多通信札推断,上款人是广东顺德人黄建筦。在古人尺牍中,“检枉”这一谦辞一般是妻子写给丈夫时用的,但这里联系上款“花农贤甥”的称谓,写信人估计是黄建筦的舅母或姨妈。

据史料记载,黄建筦出生于1844年,1902年58岁任江宁布政使,之后担任多地布政使,

1905年“解职”。“布政使”俗称“藩台”“藩司”,清制为从二品,为一省最高行政官员,相当于现在的省长。不过,这封信书写之时,黄建筦尚未到布政使这一官位。按照信中所称“观察”看,加上信中提到“毅孙在津”,并“累及执事”等信息,可以推想,这封信是写给早些年在天津任职时的黄建筦。据《清代职官年表》记录,此前黄建筦是分省补用道,即候补道员,人们一般尊称候补道员为“观察”,级别在省(巡抚、总督)与府(知府)之间,属正四品。黄建筦主持天津轮船招商局、天津海关道,候补道员落上了实职。道员,民间也称为“道尹”“道台”,雅称为“观察”“观察使”。所以,这封信尊称在天津任实职时的黄建筦为“观察大人”,是合情理的。

此信札未留确切年份,通过上述信息可推算出,书写时间应在1886年前后。



“定清何氏”一通两页信札

